



# 雨雪霏霏

黎 汝 清





2 039 1696 8

黎 汝 清

# 雨 雪 霏 霏

## 内 容 说 明

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五次反“围剿”之后，受左倾路线迫害的战地记者陈玉文的不凡遭遇。

作品描写了被撤职作挑夫的陈玉文只身陷入敌人营垒，对敌人展开英勇斗争，建立了丰功伟绩。小说又通过他和国民党保安副司令的女儿史家珠的曲折而奇特的爱情关系，表现了他高尚的思想情操和坚定的革命信念。

作者从新的角度，反映了战争中一个很少涉及的侧面，这里既有硝烟迷漫，严酷斗争，也有诗情画意，情思绵绵。它带有浓烈的传奇色彩，却又慷慨昂扬，给人以激发向上的力量。



封面设计：伍端端

雨 雪 霏 霏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25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  $\frac{1}{8}$  插页 2

1983年4月北京第1版

1983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24,500

书号 10019·3447

定价 0.94 元

## 目 次

|       |                  |     |
|-------|------------------|-----|
| 第 一 章 | 战地幽灵 .....       | 1   |
| 第 二 章 | 不知自己姓名的人 .....   | 11  |
| 第 三 章 | 计划的变更变更再变更 ..... | 29  |
| 第 四 章 | 谢公祠前的奇遇 .....    | 46  |
| 第 五 章 | 独秀峰下 .....       | 66  |
| 第 六 章 | 营地之夜 .....       | 84  |
| 第 七 章 | 独秀山庄.....        | 119 |
| 第 八 章 | 盗墓团造成的姻缘 .....   | 150 |
| 第 九 章 | 考验 .....         | 180 |
| 第 十 章 | 报复的后果.....       | 211 |
| 第十一章  | 绝望的爱情.....       | 220 |
| 第十二章  | 波诡云谲.....        | 246 |
| 第十三章  | 爱与恨 .....        | 265 |
| 第十四章  | 丁加一与龚十千 .....    | 282 |
| 第十五章  | 万复筹之死 .....      | 300 |
| 第十六章  | 父与女 .....        | 317 |
| 第十七章  | 山重水复疑无路 .....    | 335 |
| 第十八章  | 山高林密.....        | 357 |

|      |            |     |
|------|------------|-----|
| 第十九章 | 雨雪霏霏 ..... | 385 |
| 第二十章 | 走向未来 ..... | 403 |

## 第一章 战地幽灵

萧萧秋风推赶着灰青色的云块，象一派倒悬的山峦，从西天滚压过来，遮没了夕阳，布满了天空，天色顿时阴暗，黄昏过早地降临了。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农历九月十八）下午五点钟，红军第三军团的一部，突然出现在独秀镇西边三里处的枫香河东岸。

此时，担负后卫任务的十八团司令部，接到由六师司令部发出的一项严格而不完整的命令：

迅速派一个连队，在枫香河东岸一二〇高地（小独山）构筑工事，阻击跟追之敌，保证主力渡河之后，摆脱敌人跟追。……

该团一营三连接受了这个任务。由于五次反“围剿”的连日苦战，连队减员没有得到补充，因此，在进入阵地时，连挑伏在内，也只有六十五个人了。

正当三连全体指战员挥锹抡镐，奋力构筑单人掩体和堑壕时，国民党九十八师司令部，也向它的先头团下了一道简短的命令：

不惜一切代价，用优势兵力，火速抢占枫香河渡口。……

发自两个司令部的命令，犹如阴阳电的撞击，立刻电掣雷鸣，掀起一场暴风雨般的激战。

炮火轰鸣，血肉横飞，弹雨呼啸，刀枪撞击，撼天动地的呐喊，山崩地裂的搏斗，五次“围剿”和反“围剿”以来，很难找到这样惊心动魄的战例。

战斗的狂飙，在枫香河渡口，粗野地肆虐了两个半小时。红军三连，以革命的忠心和顽强的毅力，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以全部壮烈牺牲，实践了“与阵地共存亡”的誓言，为大军西征，多争取了三十里行程；白军的先头团也以优势兵力，以两个连队的伤亡，以一百五十分钟的时间，拿下了一二〇高地，不为不速。

……………

阵雨过后，风吹云开，微缺的下弦月亮，从云隙里斜照着激战后的阵地。小独山上弥漫着浓雾似的硝烟，仿佛是战争之神，有意用一层纱幕，掩盖战地惨烈的景象。月光，带着深秋的凄冷，畏怯而又执着地窥视着战场的奥秘。

片片碎云犹如战神的翅膀，向大地投下黑影。战场朦胧苍凉，阴森可怖，虚无缥缈，时明时暗，呈现出一种庄严肃穆而又神秘莫测的气氛。被炮弹掀翻的沙石茅草，被弹片刈除的灌木丛，雨后的泥泞和斑斑血迹的尸体，混杂在一



起。还有几株幸存的乌桕树，披头散发的妖魔鬼怪一般，伸出弹痕累累的断臂，既象仓皇地奔逃，又似凶横地捕捉它的仇人。使人望之毛骨悚然。

枫香河渡口，万人争渡，明亮的火光，映照着潺缓的河水，车响马嘶，凶横的吼叫，愤怒的咒骂，钢铁的撞击，汇成一片喧嚣的声浪。

国民党先头团的一个排，极其草率地执行了搜索战场的命令，撤离了一二〇高地。于是小独山和混乱喧嚣的渡口，形成截然相反的对照：一片寂静、阒无声息。

朦胧的月亮，似乎大吃一惊，猛然瞪大了眼睛，它看见一具尸体复活了似地滚动了一下，从它的下面，另一具尸体笨拙地坐了起来。

这具坐起来的尸体，带着睡梦未醒的朦胧，定了定神，用诧异的目光向四周望了一眼，又凝视着身旁那具血肉模糊的形体。他似乎清醒过来了，想起了刚刚发生的那场拚杀。但他却弄不清目前的处境，依然认为是在梦中。

他大概是要活动一下，扭转身体，两手撑地，想站起身来。但他忽然痛呼了一声，只觉得一把尖刀从腿上一下穿进他的胸腔，剧烈的刺疼立刻扩展到全身，两肘一弯又跌了下去，全身的肌肉在紧张的收缩中颤栗，既象在冰窖中受冻，又象在烈火中烧烤。大颗的汗珠从额角上渗出来，滚落进浸血的泥泞里。

肉体的剧疼，使他麻木的头脑完全清醒了，他记起了昏迷前的全部过程。他记得战斗开始不久，一颗炮弹击中了



他的掩体，他的腿和脚都受了伤；他记得敌人冲上了高地，他拖着受伤的腿持着炸坏的步枪同敌人厮拚；在混战中，他猝然间觉得脚下的地壳崩陷了，向无底的深渊跌下去，跌落着，跌落着，在空中悬飘了好久好久，……他昏迷了。……又不知过了多久，他又模模糊糊地听到一种陌生僵硬而又自负的声音：

“把我们的伤号抬走！……把共军的伤号一律补枪处死！……通知独秀镇保安团，天亮之后，再来补充搜索！……”

“这是敌人打扫战场的命令。”他完全清醒了，暗自思忖着。

他，陈玉文，《红色中华》报的随军记者，在五次反“围剿”的初期，犯了所谓的“右倾”错误，撤职后，在三连当挑伕。他此时并非智勇兼备叱咤风云的英雄，他毫不犹豫地服从求生本能的呼唤，抱着一具敌人的尸体，猛一转身，让敌尸压在他的身上。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没有被敌人的补枪打死，成了全连唯一的幸存者。

.....

陈玉文出于职业性的习惯，忍着疼痛，再次坐了起来，重新打量着尸横遍野的战地：硝烟和血腥气味刺激着他的鼻腔；烟雾渐渐消散，月光加倍明亮起来。但他在狼藉的尸体堆中，分不清哪些是敌人哪些是战友。他到三连来已经半年了，几乎天天经历着浴血战斗，可以说是身经百战了，但他面对这种景象，仍然感到怵目惊心。

随军记者，并不因免职而改变职业的情趣，强烈的好奇心和丰富的想象力，也没有因为成了挑伏而减弱。此时，他正怀着一种奇异的心情判断着眼前的处境，展望着未来的前程。

他的开朗的面容渐渐阴沉起来，一种绝望的情绪突然袭上心头。不管他想象力如何活跃，不管他性格中有多少罗曼蒂克气质，也不管他如何寄希望于生活中的侥幸与偶然，他仍然找不到任何出路。

这里，是远离根据地的白区，拖着受伤的腿脚要逃脱险境是不可能的；这里绝不会突然出现一支红军游击队把他救走；更不会有革命群众把他掩护在家里；那么，任何奇迹是不会有，剩下的路只有一条：被凌晨来打扫战场的保安团俘去。

俘去之后，路也有两条：不是被酷刑折磨而惨死，便是苟且偷生而叛变。这两条路他都不愿意走，也不能走。

在阵地上，在敌人的尸堆中，躺着他的战友，他们都是拚到最后一口气、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壮烈牺牲的。他们体现着一种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的精神；体现着一种崇高的信仰；是一种不朽的荣耀！

“受尽折磨屈辱而死，真不如让敌人打了补枪的好！”一阵阵悔恨和烦恼在他心里翻涌着，搅动着，竟忘记了肉体的伤痛。在他投笔从戎参加革命五年中，他曾经经危难而视死如归，却从未想到生命旅途的终点，是“负伤被俘”这样一块耻辱的墓碑。

“与其被俘而死还不如自杀的好！”这个念头，在被撤职的军事记者脑海里，足足盘桓了半分钟。“不！这是一种怯懦，自杀莫如拚死！”新的意念犹如闪电的白光，劈开了沉沉的黑暗，指出了他决定一生休戚荣辱的行程。他立即感奋起来，就象给一篇百思不得其要旨的文章，找到了一个新颖而又深刻的主题。“等敌人来打扫战场的时候，和他们拚掉，这样倒挺壮烈呀！”他的心境骤然平静下来，满腔懊恼消失一空，甚至还有点洋洋自得，一心等待着敌人早些到来，犹如一个搏斗者，在最佳的竞技状态中，急于和对手一决雌雄。没有悲伤，没有牵挂，没有愧悔，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用最后的生命向敌人发出猛烈的一击。这种从容镇静而又急于赴死的心境，连他自己也为之诧异万分。

“难道真的马革裹尸无寸恋吗？”他在问自己，他望着移向西天的明月；望着在云隙间闪烁的繁星；望着东方那拦断天幕的起伏的山岭。撤离根据地时的那一幕景象又出现在眼前。

那是一个凄风苦雨的黄昏。他们在全村男女老幼的送别下离开了石塘镇。那是一种骨肉别离时才有的场面：“孩子！你们什么时候再来呢？”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妈妈把两个熟鸡蛋塞到他的手里，蕴含着千言万语的眼睛发出忧虑的光。

“黄大妈，我们不久就要打回来的！我还要帮你修房子呢。”

“陈叔叔，你什么时候教我识字呢？”黄大妈的孙女儿死

死地揪住他的衣角，好象有一种永别的预感，“过几天，我就六岁了。”

“好！过几天我就教你识很多很多的字！”他的声音变得酸楚了，舌头有些痉挛。

他们房东的花脖子狗，一直送他到十里之外的流沙河边上，象倾诉离情似的，不断地用鼻子抚摩他的脚跟。……

这时，陈玉文重又燃起对根据地的怀念。他的未婚爱人朱紫云，现在在哪里呢？半年来，他只给她写过一封信，他们是以何等急切的心情期待着相见啊！他不是一个爱情至上的人，在中学时，他就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狂烈的拥护者。戎马倥偬的生涯，出生入死的疆场，更不允许有过多的缱绻之情。他所遗憾的是无法让朱紫云得知他目前的处境。他只好拜托萧萧西风带去永别时的遗言：

“紫云，但愿我今天的行为能给您带去某种骄傲，因为我没有用任何耻辱玷污我们的爱情。”

陈玉文对祖国有着千百种留恋，为祖国的新生，他战斗的时间太短，太短，而他要干的事又太多太多。他曾幻想在取得胜利之后，用半年的时间去游历祖国的名山胜水；还想写一部传记体的书，书名就叫《战地黄花》，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反映出他的丰富多采、曲折复杂、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把他的所见所闻所想留诸后世，让他的生命活在字里行间。他并不忌讳这种名垂青史的自私心。……谁能说，风华正茂的二十六岁的他，会死而无憾呢？……

“如果到了必死的时候，也要站起来死！”一个凝重豪迈的声音在陈玉文耳边震响着，把他从沉思默想中唤回来。他一时记不起这是谁说的一句话，但他似乎看到朱紫云在千里之外，正用温存、坚毅和赞许的目光，回答他的决心。

于是，他用臂肘的力量，拖着沉重的身体，在敌人的尸体堆里爬行起来。开头，他想找一支短枪；而后，他又感到手榴弹更具有突然性和杀伤力。他终于找到一颗木柄手榴弹，比红军自制的麻尾手榴弹威力大一些，他紧握在手里，摇一摇，想象着围在他身边的敌人，在瞬息间血肉横飞的情景。

“一颗手榴弹太少了。”陈玉文要为自己的生命索取更高的代价。他又爬向另一条堑壕，继续搜罗着武器。这时，他看到了一顶大盖帽，接着就发现了一具白匪军官的尸体，他全身都是泥污和血迹，长长的头发一部分遮着前额，一部分浸在泥水里，呲咧的牙齿在月光下闪着白光，丑恶极了。他胸前交叉着武装带，一边是牛皮挎包，一边是驳壳枪套，沾满泥污的短枪还握在手里。可见，第一次搜索战场的敌人，是何等粗心。

正象牛顿看到苹果落到地上而发现万有引力的定理一样，白匪军官的尸体也触发了记者的灵感，彻底改变了他原来的打算，脸上绽开了一朵得意而又风趣的笑容，正象在战地采访时，无意间找到了一个绝妙的题材：“老兄，咱们换换身份怎么样？”他似乎在和对方商量了一番，便从容地解下他的武装带，然后又微带歉意地连同衬衫一起，脱下了他的

卡叽布军装。

勿须详述陈玉文和敌军官换穿军衣的过程，但是必须指出：他那受伤的腿脚严重地妨碍了他，使他的计划没有全部完成——在他还想换军裤和皮鞋时，伤疼使他昏晕了，他不能不躺在泥泞里作暂时的休息，借以冷静地思考这个行为的后果。诗人的浪漫、记者的猎奇、战士的热情和文人寻幽探胜时的那种激动，使他想入非非。

他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对未来的吉凶无法预卜，他似乎预感到这种做法是荒唐的，难免漏洞百出，前程将是危险的！艰难正是探险家所追求的目标，记者，也是生活的探险者，未来的秘不可测的前程，恰恰具有极大的魅力，他的《战地黄花》将出现最精彩的篇章，将出现文学作品中必不可少的那种高潮，题目叫“枫香河畔历险记”。这个念头刚刚出现，心头便涌起一种甜丝丝的骚动，任何荒唐危险都置之度外了。

他需要清醒地思考事态的发展和应急的计划，但他的脑子反而模糊起来，他恍恍惚惚地意识到还要换裤子和皮鞋，他想重新坐起来，却忽然发现自己被一座无形的大山压着，头发好象被人揪着，耳朵里象千万辆车轮在隆隆滚动，全身象棉花团似地轻软无力，连手指头都无力动弹一下。大地忽然摇荡起来，朱紫云在向他微笑，朱家湾列宁小学在他面前翻滚，……

难忍的疼痛，大量的失血，过度的疲倦，使他残余的精力全部耗尽了。这一切犹如一场梦境。

陈玉文安静地睡在战地上，把他的命运托付给搜索战场的保安团的匪兵们。

月亮还留连在西天，晨光已经在独秀峰上出现，我们的主人翁躺在白匪军官的尸体旁，衣着不整、血迹斑斑，很象两个仇敌，在进行殊死搏斗之后的休息。



## 第二章 不知自己姓名的人

### 一

独秀镇的东北角上，有一个占地三十余亩的院落，在石条砌成的拱形院门旁，挂着一块“独秀镇平民医院”的隶书招牌。它是英国基督教会在一九〇五年兴办的。传教士蒙哥马利·米尔丁，把他的教义化成中国式的对联，镌刻在花岗岩的门楣上：

仁慈平等博爱

友善济世救人

这所医院有两排病房，五十个床位。三十个属于本镇三千五百名居民，二十个属于当地驻军和本镇保安团，如果军事需要，当可全部征用。

院内有数处散落的平房，间杂在梧桐、松杉、红枫之中，此外还有一丛湘妃竹和一个小小的花园，中有石铺甬道蜿蜒相通，可供病人休憩散步。

医院还设有门诊部，用白漆木栅和医院隔开，另有边门出入。

陈玉文就躺在第一排病房东端的第四病室，这是专供军官用的病房，里面只有两张床位，现在，另一张床空着，这对陈玉文保守自身秘密，自然十分有利。

自从他被打扫战场的保安团匪兵，当作白匪军官送进医院之后，两天一夜是在沉睡中度过的，但是，给他打针、输血、擦洗、换药，他却是清醒的，但他不能不伪装昏迷。他听到医生护士都叫他李连长，他却始终没法得知自己的名字；他喝鸡汤，也吃流质饭，他能成功地控制住贪婪的胃口，绝不狼吞虎咽。医生护士围绕在他身边时，他便呻吟不止，佯称头痛，假作痴呆，伪装昏睡，以免露出马脚。

但他缺少演员的才能，更欠伪装的锻炼，他的一切防卫都带有严重的书生气，他的举动不但没法做得恰到好处，而且常常举止失度漏洞层出。譬如换药，当无情的镊子探进深深的伤口而疼彻骨髓时，他却咬牙坚忍一声不吭，护士一边给他擦着脸上的虚汗，一边惊异他的刚强和耐力；在换好药给他包扎时，微微的痒疼应该给他带来某种快感，他却在轻轻地呻吟；他胃口特好，脉搏均匀，心肺正常，服侍他大小便时，动作灵活，却又处在昏迷状态。

医生护士都觉得他是个奇怪的病人，院长确认他是在恶战中，神经受了刺激；主治医生却断定他是脑震荡。不管是哪一种诊断，都感到这位李连长需要静养。

夜深人静时，陈玉文嗅着医院里特有的来苏儿和碘酒的气味，苦思冥想。一种岌岌可危之感和诡秘不测的恐惧，不断地袭上心头。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做了一件十分荒唐